

May 27, 2007

## INVITATION

旧金山湾区纪念“六四”十八周年活动

June 4th Memorial Public Forum of China and Sino-American Relations

在座談會開始之前的六時至六時三十分，我們會在三藩市華埠花園角廣場向民主女神像獻花  
Before the forum, there will be Flower Offering to the Statue of the Goddess of Democracy at the Portsmouth Square, Chinatown, San Francisco, June 4th between 6:00 and 6:30 PM

地點：三藩市華埠士德頓街836號 “国父紀念館”

Place: Dr. Sun Yat-Sen Memorial Hall of San Francisco at 836 Stockton Street

時間：六月四日星期一晚七時至九時

Time: Monday June 4th 7 - 9 PM

### 議程 Agenda

七時至七時二十分：紀念“六四”天安門屠殺十八週年

7:00 - 7:30 PM: June 4th Tiananmen Massacre 18th Anniversary Memorial with former student activists

七時二十分至八時：中國民運及人權現況：獨立作家余杰，香港记者协会前主席麦燕庭，“六四天网”创办人黄琦，“民生观察”创办人刘飞跃，中国第一个成功自荐竞选的民意代表姚立法

7:30 - 8:00 PM: Current democratic and Human Rights Movement in China with Chinese independent writer, Hong Kong journalist (in person), Huang Qi, Liu Feiyue, Yao Lifa from China via Internet/phone.

八時至八時三十分：如何帮助中国：釋放王炳章博士工作委員會，人道中國，從雅虎案件看中國的互聯網自由

8:00 - 8:30 PM: How to Help China from America: Working Committee to free Dr. Wang Bing Zhang, Humanitarian China, Internet Freedom: the case of Yahoo

八時三十分至八時五十分：自由討論

8:30 - 8:50 PM: Discussion and Q&A

九時：完 9 PM: End

联系人/Contact: 赵京/Jing Zhao 408-712-0115; 周锋锁/Fengsuo Zhou 650-996-5017  
email: remember8964@gmail.com

## 為了生者與死者的尊嚴：天安門母親告海內外同胞書（摘錄）

當我們提起筆來寫這封信的時候，我們的手是那樣的沉重，因為在我們面前，擺著一份由我們親手記錄下來的182位死難者的名單。被列入這份名單的，有我們的兒子或女兒，有我們的丈夫或妻子。他（她）們都是普普通通的學生或市民，都是普普通通的中國公民，有幾位甚至連公民的身份都還沒有來得及取得。今天，當我們面對這一個個熟悉的名字時，我們的心仍在顫抖，仍在滴血。

在十八年前的那個黑色周末，他們從我們的身邊抽身而去，從此便成永訣。

我們無法忘記：他們之中的很多人是在聽到大屠殺的槍聲以後毅然離家奔赴死亡的；我們同樣無法忘記：他們之中的很多人是在木樨地橋頭阻擋軍隊向天安門方向開進時被密集的槍彈掃射致死的；

我們同樣無法忘記：他們之中的很多人是在長安大街的西單和東單路口與戒嚴部隊的對峙中飲彈倒地的；

我們同樣無法忘記：他們之中的很多人是在大屠殺現場救護傷員或同軍隊搶奪同伴屍體的時候被射殺的；

我們同樣無法忘記：他們之中的很多人是在抗議軍隊的暴行或用照相機記錄下這種暴行的時候被奪去生命的；

我們同樣無法忘記：他們之中的一些人是在撤離天安門廣場時在西單的六部口被從身後開過來的坦克活活輾死的。

我們同樣無法忘記：他們之中至少有三人是在天安門廣場被打死的，而且有一人恰恰倒在了廣場中央懸掛共和國國旗的旗桿下。這個人的名字叫程仁興。

我們這裡還保存著一些照片，照片上死者的屍體一排一排整齊地堆放在一所醫院的化驗室，其中一具編號為“30”。他的名字叫杜光學。

我們這裡還保存著這樣一張照片，照片上的死者腦部和肩、臀部都留有槍傷，但最後他死在了戒嚴士兵的刺刀下，他的雙手手心還留有深深的刺刀刀痕。這位死者的名字叫吳國鋒。

我們這裡還保存著另一張照片，照片中的屍體全身沾滿了泥土，面目已很難辨認。這具屍體是在天安門西側紅牆外的一個土坑裡挖出來的，死者的名字叫王楠。在同一地點還掩埋了許多其他死難者的屍體。這些死者都是誰？

詳細數目有多少？他們的屍體後來又運往了何處？這一切至今不得而知。他們是“活不見人，死不見屍”的“六四”失蹤者。

讓我們記住這恐怖、這殘忍、這慘烈吧！

我們應該記住：我們置身於其中的這個制度是多麼野蠻，多麼沒有人性，又多麼虛偽。如今，共產黨的權力核心已經從第二代過渡到第三代，又從第三代過渡到了第四代。但是，這個制度的基本職能卻始終沒有改變，那就是扼殺“自由”、扼殺“民主”，撲滅任何來自文明世界的火種，無情地鎮壓一切向這個制度說“不”的挑戰者。

那麼，在這裡我們有必要以同樣明白無誤的語言告訴這些領導人：上世紀80年代末發生在中國首都的那場大屠殺，是對人民的犯罪，對民族的犯罪。這場屠殺不僅嚴重地違背了本國的憲法和一個主權國家所應承擔的國際義務，而且已經由對人權和公民權的一貫侮蔑而演變成為一場空前的反人類暴行。在這場暴行過後，歷屆政府加以推行並拿來炫耀的，也絕非什麼強國之道、富民之策，而隻不過是用老百姓的身家性命作抵押，來謀取一小部分人的特權利益罷了。請不要再欺騙、愚弄善良老百姓了！他們已被欺騙、愚弄了半個多世紀，這難道還不夠嗎？今天的中國領導人需要用行動來證明自己已擺脫了中世紀的野蠻與愚昧，更需要用行動來證明自己已放棄了曾經在半個多世紀裡肆虐於整個中華大地、令千百萬生靈塗炭的“中國特色”共產極權主義，而不是搞那些蒼白

無力的“親民”形象工程。他們需要有一種勇氣，一種敢於與傳統專制制度及其意識形態決裂的勇氣，一種敢於拋棄偽善和謊言轉而追求真誠、真實的勇氣，一種敢於直面歷史罪惡、作出良心懺悔的勇氣。

讓我們一起來推動時代的變革、民族的新生吧！不要做怨天尤人的旁觀者，更不要做舊制度的維護者。

十八年前的那場大屠殺，使我們蒙受了深重的苦難，但也使我們經歷了一次靈魂的洗禮和思想的啟蒙。今天，我們至少明白了這樣一個道理：人，不是可以任人宰割、任人奴役的牲口，也不是靠主人餵養供主人消閒取樂的寵物。作為一個中國人，應該有民族的自尊，但更應該有個人的自尊。一個社會的文明進步，皆來自人們對自由和尊嚴的渴求；而任何一種專制制度的最主要特點，就是無所不用其極地扼殺並最終消滅人的這種渴求。

發生在1989年的那場天安門民主運動，就其最深刻的意義上說，正是人性中這種對於自由、尊嚴的渴求與專制極權主義之間一場規模空前的衝突與較量。這場較量以前者遭到毀滅性打擊而告終，而其最直接的一個災難性後果，就是在全社會造成了對於自由和尊嚴的畏怯與逃避。中國再一次躑躅於世界文明圈之外，整個社會被一種到處瀰漫著的晦暗、冷漠、絕望、墮落所籠罩，沒有公平、沒有正義，沒有誠信，沒有羞恥，沒有敬畏，沒有懺悔，沒有寬容，沒有責任，沒有同情，沒有愛……。難道這就是民眾的選擇？不！這是專制者的選擇。因為，這一切恰恰是專制制度賴以生存的土壤。

一個靠謊言和欺騙來維持的制度是該詛咒的，但要改變它則需要有一種持久的理性。面對這樣一個制度，一個最有效的辦法就是有越來越多的人站出來“說出真相”。“真相”是一種力量，“說出真相”是無權者的權力。沒有真相，就沒有歷史的記憶，也就沒有正義與良知。我們熱切地希望所有海內外同胞都能自豪地生活在真話和真實之中。這將使所有的人都能得到公正的對待，使所有人的自由與尊嚴都能得到平等的尊重——無論是活著的還是死去的。